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五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三十六

鳥獸

牛賦

唐

柳宗元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
然而鳴黃鍾滿脰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
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
饑功用不有陷泥屨塊常在草野人不慚愧利滿天下

皮角見用肩尻莫保或穿緘膝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
無踰者不如羸驢服逐駕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
不稼藿菽自與騰踏康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
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
於已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駛牛賦

陳臧道顏

若乃豪宗戚胤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
貂爍爍雲母良特擢足於雙島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

遊踊躍於絕倫觀者嗤妍其好醜遂慕駿駛以相高精
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足名參飛兔價齊驥
騶

問牛喘賦

宋梅堯臣

客有感前史問牛喘廣而賦義有由余得撫遺辭掇遺
韻索遺意而用以酬夫寒為冬燠為夏和為春肅為秋
和以發生則物萌而抽燠以長養則物盈而周肅以登
就則物實而收寒以閉結則物藏而休是則陰陽之道

順而變和之職脩若乃當春而燠是為行夏令而火侵
於木時則有雨水不降草樹早落火訛相驚疾疫多作
故丞相當是月而見牛喘恐天令之愆錯問從來之遠
邇予或力或嘆而可度匪賤人而憂畜實原微而意博
所以元化日調萬彙時若及其後世我自我物自物天
自天人自人胡為乎冬胡為乎春孰謂差忒孰謂平均
曰吾委佩而端冕服美而食珍上奉天子下役蒸民夫
何預於我哉我亦無愧於茲辰

大狗賦

魏
賈岱宗

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之未闢進不得補過之功
退不得銜國之冊帝曰疇咨進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
是獲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其骨法也不可辨而釋倭
僥蹴踰雄姿猛相厄然高八九尺形體如箭鏑象貌如
刻畫毛踰紫豔光雙睂如白璧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
之騰擲爪類刀戈牙如交戟聞林獸之羣爭歛斷鏢而
齧石逆風長厲野禽是覓鼻嗅微香眼裁輕跡盼睇而

奮怒揮霍而振閱譬天梁折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
齧擊六駁折其脊拓捺熊羆破其胸拚抄獸頭斷其脈
爪處如劒聲牙創似鉞刺視其未死之間血泉涌如箭
射於是驅麋鹿之大羣入窮谷之峻阨走者先死往者
被擊前無子遺後無一隻然其所折伏敬主識人晝則
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姦淫之賓通聽百里夜吠狺狺若
乃蠻夷猾夏列士異操輕櫬單集人馬銜枚猛火先覺
音聲正摧竦耳側聽則恒山動南向唯唯則霍山頽眈

精直視則曾丘礪虺嚇奔突則重閨開非吾畋獵之有
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昔宋人有鵠子之譽韓國
珍其大盧彌明振之於巨蔡繫紉受之於蠻都淪百代
之名狗敢餘犬之能俱絕駟馘之歌驕云何盧令之足
書

走狗賦

晉
傅玄

蓋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
雋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

氣鍊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
盧其不抗豈晉焚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
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
鈎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修頸闊腋廣前捎
後豐顙促耳長叉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
五魚體成勢似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眄流光朱耀赤
精震茹黃而帽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躡
遺踪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邈朝鳥之輕機兮絕奔獸之

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
超谷原無遁兔林無隱鹿顧芷隰以嬉游兮步蘭皋而
騁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精菜以待蹤逐東郭
之狡兔既洋洋以行行逞妙觀於永路既迅捷其無前
又閒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
順指麾而言旋歸功美於執綬予其槃瓠之不虞感恩
養而懷德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輶車之鸞鑣兮逸獨矯
而盤桓

天狗賦有序

唐杜甫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
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
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瞻華清之莘莘漠漠而出殿戍削縹焉天風崛乎迴薄
上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
似狡狴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
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敲而金鎖斷兮事未可救瞥流

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肥鮮兮性剛簡而
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鬪終無自私必不虛透嘗觀乎
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脚渭戟涇提挈丘
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
制兮呵犬豹以相纏蹙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
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而
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罔鵠矢與流星兮圍要
害而俱破泊千蹄之並集兮始拘怒以相賀真雄姿之

自異兮已歷塊而高卧不愛力以許人子能絕等以為
大既而羣有噉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
以來預劃雷殷而有聲子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
禿兮無魂魄以自助各弭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子
騎白日御東山百獸蹶蹢以皆從子肆猛乞鋤銳乎其
間夫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西
域之遠致子聖人為之豁迎風虛露寒體蒼螭軋金盤
初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閭闔

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君之玉輦兮近
奉君之渥歡欲使典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彼用
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闌仰千門之峻嶒兮覺行路
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子驚歲月之忽殫顧同儕之甚
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校獵兮尤見疑於躡捷
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身之
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未愜吾君儻憶
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

傷斃犬賦

唐 闕名

何仲尼之仁智雖敝蓋之不棄憫畜狗之將死恐肝腦
以塗地豈不以其守禦之功多惻隱之情至況歲年馴
養倏忽非命生而效能死不因病分以身首委其陷穽
我誠拙於人謀彼何傷於物性雖無衛生之智且有天
然之識出其門吠非其主知其愛搖尾求食傳尺書而
致遠逐狡兔而盡力信聰慧之兩兼亦忠勇而何極原
夫萬物莫不以智遇禍以材喪身象以其齒龜以其神

蟬得美蔭而忘已魚貪芳餌而挂綸由此言之莊周達者老氏至人吾將師之養素全真

王孫賦

漢王延壽

原天地之造化寔神偉之屈竒道玄微以密妙信無物而不為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眶眇以眩卹眊眊以眇瞠突高匡而曲頸睨睨厯而隳離鼻鼭齧以齧齧耳聿役以適知口嚙咀以齧齧脣皸啗以皸脣齒厯厯以齧齧嚙咥咥

而囁呪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踈兔蹲而狗踞
聲歷鹿而喔尹或嗝嗝而噉噉又啗噉其若唬姿僭僭
以總贛豁盱閱以瑣醢眙晚曖而曉眙眙眙而踧跂
生深山之茂林處蘄巖之欽崎性僂猜而獠疾態鋒出
而橫施緣百仞之高木攀窈窕之長枝背牢落之峻壑
臨不測之幽谿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或羣跳
而電透或爪懸而匏垂上觸手而拏攫下對足而登跂
互攀攬以狂接賈儵呻而電赴將遼落以蕭索乍睥睨

以容與或蹢躅以跳迸又咨嘒而攢聚扶欽崙以棟椽
躡危臬而騰舞忽踴逸而輕迅差難得而覩縷同甘苦
於人類好鋪糟而歡醕迺置酒於其側競爭飲而踴馳
酩酊而迷醉矇眠睡而無知齧髻髮以纏縛遂纓絡
而羈縻歸鎖繫於庭廡觀者吸咽而忘疲

獼猴賦

晉
阮籍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于櫛梳山林是以
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間尾

騶虞獻其珍兮，獨鹿被其豪。青馬三騅，棄其羣。此以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羆之遊臨江兮，見厥功以乘危，變負淵以肆志兮，楊震聲而衣皮。處閒曠而或昭兮，何幽隱之罔隨。鼯畏逼以潛身兮，穴神丘之重深。終或餌以求食子，烏鑿之而能禁。誠有利而可欲，子雖希覲而為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歷年，大則有稱於萬年，細者則為笑於目前。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繫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

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干進子似韓非之囚秦揚
眉額而驟呻兮似巧言而偽真藩從後之繁衆子猶伐
樹而喪鄰整衣冠而偉服子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
盼視兮有長卿之妍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
新沐蘭湯而滋穢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蚩弄而處泄兮
雖近習而不親多才伎其何為子固受垢而貌侵姿便
捷而好技子超超騰躍乎巖岑既投林以東避子遂中
罔而被尋嬰徽纏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棖桷以

容與兮志豈忘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且須
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神

猿猴賦

晉傅玄

余酒酣耳熱歡顏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瓌瑰之驚人
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脣揚眉蹙額若
愁若瞋或長眠而抱勒或嚙咋而齧斷或顛印而踟躕
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女或低眩而擇蟲或
抵掌而胡舞

玄猿賦

有序

唐
吳筠

前志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為猿鶴小人變為蟲沙夫
神用無方未必不爾筠自入廬嶽則覩斯玄猿嘉其雨
昏則無聲景霽則長嘯不踐土石超遙於萬木之間春
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
異乎狙獠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凋敗麋鹿殫於網罟
遺畹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跡夤絕
不才遠禍昔夫子雖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

之聊以作賦云耳

伊玄猿之所育於南國之層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
泛泛而無據亦熙熙而有心雲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
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霑襟何必聆嶰谷之
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
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煙嘯或聚而
閒棲或分而迴趨壽同靈鶴性合君子阻重巖之險非
虎豹所履蔭交柯之密豈鵬鷃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

深而止鄧公折箭含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
以利已詎若狒狒凌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適死夫時
珍貂裘世寶狐白彼徒工於隱伏終見陷於機辟麝懷
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小則翡翠殞於羽毛大則犀
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因棄置於
常情永逍遙以自適無威刑相臨有族類相親食資諸
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靡勞靡勤如政教之未絕保巢
居之淳淳匪虞氏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為

萬物之貴又焉測元化之所大均乎

馴猿賦

唐
李子仞

節彼南山宛出人寰天分翼軫地界荆蠻標奇峰於海上置高嶺於雲間千林蓊鬱萬壑幽閒蓄霧藏煙信洪爐之造化匪朝伊夕即玄猿之往還爾其秉質玄造游心遠峰徹三聲於谷靜藏萬影於山重聯緜綠竹牢落青松其捷難紀其居易容不銜文章輕霧中之隱豹豈矜變化賤雲裏之非熊但恣乎任情之樂寧知乎有智

之凶既而列卒籠山張羅竟野陣影開鶴雲光亂馬迫
吳質之檻中驚楚臣之箭下既歎拙謀還傷力寡踰峰
越嶂宛辭岑寂之居歷暑離寒歛就喧卑之舍於是屈
猛從繁宛安順遊顧步蘭砌因依蕙樓跼標影之高下
挫人心之去留載馳載驅異追風之整轡或驚或躍同
在水之銜鈎日潛餘巧空長孤愁悲夫自貽伊戚信美
非珍雖徘徊於厚養終惆悵以勞神夜廡幽陰憶南隴
之吟月花朝明媚想喬林之弄春未屬放麋之慙且從

飛雀之馴已矣哉樂鸚以鼓載鼉以車固不如深林之棲息窮谷之虛徐諒物性之同此希達人之鑑諸

白猿賦

有序

唐李德裕

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木不瘁果熟乃取不與攫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昔傳亦有猿猴賦但說其變態似優以為戲翫且不言二物殊性予今作賦以辨之耳

昔周穆之南邁將奮旅於湘沅既隻輪而無返化君子

以為猿嗟物變而何常故族類而始蕃或哀吟於永夜
或清嘯於朝暾峯合沓以連響水潺湲而共喧矧三聲
之未絕感行客之銷魂觀其雖為異物而猶喜處動不
為暴止皆擇所棲松鬱而不殘楮梨熟而後取顧狄隴
與孫挺信莫得而儔侶若乃靈變難測神通有知女試
劍而方接舉修簫而止馳養矯矢而未發眄喬柯而已
悲凌峻壑而電曜掛長蘿而玃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
畏於沾危施於射則李控弦而盈貫用於道則華養形

而不哀彼沐猴之佻巧雖貌同而心異既貪婪而鮮讓
亦躁動而不忘嗟斯物之既馴有仁愛而可畏故鄧生
以違性興感齊后以望思掩淚嗟乎人之化也實可悲
辛或少貴而老賤或始富而終貧中行之後困於畎畝
叔教之子疲於負薪何止鯨化熊而為厲哀成虎而不
仁變欽鴟於瑤席鳴杜魄於巴氓乃知人世之可厭不
足控搏而自珍

狙賦

元
吳萊

我觀世間何異厥狙狙公執技役我庭除投爪齧果拳
養飽腴牽繩拽鐐奮躑嘯呼側身舐談恐慄足跼頌項
矐矐變幻首顱動因頤指靜類糜株怵惴錯愕滿堂盧
胡粵自童幼被彩弄離長跳短躩嬉戲有餘忽然壯強
精幹猛軀急躁襲取智慮畢輸亦復病苦顛顛困臞佯
顛詐死靈藥在壺豈或老衰涕泗垢沔曲頰偃臙鳩杖
給扶相彼仕達綽有時譽巧張鄉評雄跨宦衢文馳觚
櫝武執戟及橫施爪距憤磔牙鬚高門縣簿伺候趨趨

豪戚勢鄉語話聒嚙白虎獻議銅龍握樞模稜唐手霹
靂漢符升堂踞坐呵喝擁驅棄律舞法鞭梏刻刻神奸
出沒拉毬扼軀頑貪集戾盜鹿攘獮貴與利期貨貝具
儲寵則驕至跋躋同塗膠目塞耳褫冠裂裾行遭僇辱
泣赴刑辜載觀富盛擅爾里閭經營家室粉飾體膚連
檣白粲負郭黃淤沼池魚鼈時檻鴨豬業可必得事在
必圖姱奢服履洒液杯杆窮聲絲竹極色麗姝弗農崇
奢匪賈積帑自晨及暮鴻弋兔罟分房割輿許帚德耜

齒霜嚙齧舌電嚙噓侵貧併弱欺憎侮愚春花秋葉更
苑遞枯先笑後號去車就途胡然比附竟作睽孤餒哉
氣力孰不丘墟當其為人尚有以娛殘骸斷齒螻螻鳶
鳥或者為鬼抑又可戲鱗肌角鬣魑魅夔魑一時之頃
幸不汝拘衆人盡然殆不我誣周公之衣勉強曳婁吳
王之矢巧捷速殂身何置網手且捋茶疇云智譎有是
勤劬假靈木客通怪山都雖則多幻盡忘爾初嗚呼茲
世莽矣一區視其有作意在覲覲悲歡交禪福禍並趨

小苛可略山嶽弗殊治安何翫兵亂卒瘁暴秦殄楚勁
越戕吳三國鼎立材勇與俱龍虎烏蛇陽陣陰謀五胡
雲擾羌羯相屠弓弩申旗北騎南驢椎輟敲批却窹骨
軋攻戰圍噤形勢亢虛塞關在前慎不可踰衰孽在後
淪胥以鋪時風哀樂史筆賞誅醫國無術鑄人曷模天
開地闢四海遽廬人消物盡萬世湏臾惟狙跋扈盤踞
自如昔非刻狗今豈乘狐我思世故何計有無緝之成
賦用戒薄夫

神羊賦

有序

元
楊維禎

按異物志東北之荒有獸名獬廌狀如羊而一角性至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古以任法吏比之予獨悼高元禮所教其奴侯思止之言而有以不學辱廌者因感而為賦

異矣哉毛族之中有至忠之表至直之風青衣翠羽突角孤峰骨如立鐵心如渥丹耳通腦而匪鶚首印定而非熊食必擇夫芳薦棲必偶夫孤松步不罹於機獲鳴

實中乎金春蓋嘗出乎軒轅之世而用乎放勳之宮帷
薄以之而取肅狴狴以之而折中迨乎平國獲茲神羊
秦奪后服賜乎爾肱故任法吏象之則冠為惠文班為
押網朱繡乎衣裳鐵石乎肝腸甘摧身以立勇誓碎首
以全剛佞山觸而必折狠石碎而莫當龍鱗敢於批逆
薤本嚴於拔強故其斷如咎繇決如弦章刺如葛鮑按
如網滂高臺為之震電白簡為之飛霜皇綱以之正國
法以之張斯無愧任法獸之稱號而有以立惠文冠之

顏行故是獸也上應乎法星地尊乎柏府其揚若鷹其
視若虎名配乎阜雕號儕吾驄馬顯則麟儀而鳳師隱
則孤號而鰌舞彼其峻酷有鷙碩貪有鼠貂不足兮狗
續鷹既蒼兮虎乳糜耗我穀祿流離我子女又有志梟
兮聲鳳行獍兮軀麟懷狼子之性詭騶虞之仁雜糅我
邪正回惑我偽真法雖嚴於疾惡帝實難於知人非爾
一觸兮枉直之行辨一咋兮正譎之論分則士人何由
而膽落善類何由而氣伸嗚呼蟬之戴也僅取其潔貂

之服也徒尚其溫曷比茲獸匡正義存此其儀在位而
比德載於圖而絕倫者也夫何不識字之有譏為任法
臣之所辱遂有自截爾角自塗爾目踞南牀而成癡眊
白筆以自福名或移於白兔檄或過於狼毒是不悖吾
廡之辨紫朱而失吾廡之明直曲者乎亂曰皇天開乎
正氣兮比叶氣而生嘉草為指佞兮獸為觸邪莽師賣
國兮李父悖家金谷拜塵子柿林聚汙何爾獸之弗如
予乃心異乎匪他冠鐵柱兮我我循吾繩兮不頗雖不

量鑿以正柄兮矢余心其不阿

孤聽冰賦

以將濟大川慎其所履為韻

唐楊濟

風之壯兮長川凝閉孤之聽兮將徃復滯慮陷身之有
咎常矚耳而未濟究陰冰之厚薄聽潛溜之微細蹠足
將舉故軫墜泉之憂傾首不移酷似枕流之勢豈不以
稟心回惑澄思精專欲超超以未進恐凝沍之匪堅青
熒在目懾慄臨川躡彼素姿恐有希夷之韻憂其翠斂
忽生步武之前何危疑以立身匪果敢以行已不處其

薄豈陷而止蟲疑之理有殊鶴警之聽可比俯連白之上惟恐有聞顧莫赤之軀重其所履若將墜而常怯致身謂蓋厚而方敢舉趾且夫冰結也徒稱百丈狐疑也何啻三思顧流音之幾爾增殺氣以淒其同夫不可陷也曷肯聞斯行之所以汔濟等在梁之固保安同履地之時蓋由乎懼彼其融處於不磷雖磴磴而罔釋猶兢兢以克慎馮河有志且居安以思危濡尾是憂故易退而難進觀其俯皓質映清光惟審固而後行或逗撓而

不遑審固而或行或止逗撓而若迎若將猜忌罔恤雖
稱妖婦之化戒慎為意未喻君子之防所以志無堅決
狀若虛佇想清流之若驚知素履之有所諒躡虛以為
警將保全以為大俟無聞而後行豈貽乎滅趾之害

孤聽冰賦

以堅勁之上審
聞始行為韻

唐 滕 邁

孤出潛穴冰膠廣川俯晶晶而是聽慮我我之未堅於
是臨渚曲傍河壖疑涓溜之在中靡茸不動審凝沍之
徹底睢盱欲前足縮縮而心感貌綏綏而聽專積素之

姿逾淨莫赤之容潛映逼嚴凝以矚耳寧憚苦寒思涸
互以投軀必資餘勁若乃煙橫古岸月照空崖寂無人
而久聽紛觸物以多疑聆遠吹之颼颼謂波搖岸曲聞
殘錚之淅瀝驚溜斷河渚卻曲載移於短步忙懷屢變
於妖姿望寒墟之在前庶斯遠矣惑夏頒之不至俯而
聽之遠近陰凝淺深風壯念茲道理在此冰上試之以
耳猶迴耳之可圖試之以身將退身而何望况復窮陰
慘凜川長難審徵春魚之欲上驗時不同比夏蟲之有

疑執心彌甚及夫虛盈以測厚薄斯分蠅為裘之毛知
不可陷低正丘之首惟恐有聞既勃窣而投趾乃凌兢
而慎履尋聲不離於聽表處薄恐成於禍始奮自擾之
迹一却一前曳有亢之軀時行時止是知事欲審於未
萌心無妨於若驚儻躡虛以輕進必履險而忘傾則濡
尾之憂至溺身之害并異哉一獸之智可以階善必聽
而配規行者也

狐死正丘首賦

以樂生戀本仁
者之心為韻

唐

白行簡

孤者微物死乃可珍想彼丘而結戀正茲首以歸仁生
也有涯且不忘其本死而無二亦不喪其真可比德於
先哲寔聞言於古人原夫委化將終微情有托面淇梁
之窟穴目武都之林壑顧慕而首尾不差向背而東西
必度死生契闊知歸骨之莫從視瞻無回念舊鄉之可
樂矧茲異質蘊彼仁心寧九尾之足尚實三德而可欽
豈不以懷舊誠切戀主志深等太公之於齊終聞返葬
比莊烏之去越尚發哀吟想夫溘爾數窮隱然存盼歎

青丘之永訣想南山之不見其心懷土望故處以增悲
惟首正丘聊向隅而表戀知其戀本者合於禮戀舊者
繼乎情何綏綏之陋質叶仁人之美名觀物化感平生
頤指而千羊讓德頭會而百獸慙獐徒觀其首也不回
心乎惟懇殊聽冰而表智異含沙而招損正有芄之質
志在慎終委莫赤之容仁無棄本想其美也合於禮者
鄙墳首之牂羊符戀主之良馬觀跂行喙息之類其數
則多察樂生念本之徒斯情蓋寡緊茲獸之可奇諒古

今而稱之死不擇音嗟逐鹿於往日生而隱霧歎玄豹
於昔時曷若懷念遠之感軫去故之悲異哉首丘之仁
也非衆類之等夷

獵兔賦

晉
夏侯湛

爾迺乘露箱御良馬盾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
眺蒿萊側盱榛穢落日攢慨傍窺蒺藿薈視兔之所隱
乃精望而審發弦絕箭激驚伏並斃搜陵危險覓厯岡
阜留罾挂於重林疎罟結於通藪密驚視於草間暫見

之於蒙茸擬以銳艾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
於窟中或紛歛赫以驚驚影跳竦而揚白擢輕足之煢
煢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且不及幕爾乃鷹鷂翻以
飄揚勁翼謾而下猱馬釋控以長騁鬱騰空而陵厲翕
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世世
心既倦予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芝田目
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

白兔賦

以至仁垂化靈
物表祥為韻

唐

蔣防

聖理遐遠毛羣效靈有兔爰止載白其形乘金氣而來
居然正色因月輪而下大叶祥經豈不以應至道之神
化彰吾君之德馨皎如霜輝溫如玉粹毫素絲而可擬
足瓊枝而取類與三窟以殊歸將五靈而共至潔朗貞
質聯緜雅致名殊東郭韓盧不敢而前迹近中林蒼鷹
無由得驚其容炳真其性懷仁飲玉池而冰光不散食
瑤草而雪影長新理符守黑事異文身儻使銜鈎殷帝
之狼不若如令受彩江生之筆非神載寢載興或馴或

擾仰天鑒以昭晰託御林而皎晶為太白之材用作殊
祥之標表原夫陰陽所為不識不知賁然練被炯若星
馳白則西方其理且同於服順兔為明眎其義取鑒於
安危豈惟跼伏於庭側踴躍於堂垂者哉觀其閑暇沐
浴鴻化笑魯殿之浮名恥梁園之舊價俾夫守株之士
幾恨窮通過隙之駒空悲代謝是知隱霧而憂者其文
蔚反袂而嗟者其道屈曷若保貞白以暉映承聖靈之
翦拂同瑞牒而登高異周書而翫物所以充福應叶禎

祥事資樸素匪亞文章知獸用之不擾審天符之允臧
伴祥烏於苑囿隣瑞鴈於池塘懿夫以道德為筌蹄者
其可忘

白兔賦

有序

明姚洙

竊惟德協於治治協於瑞邃古以來蓋莫不然赤文之
錄堯也昭華之琯舜也白狼之鈎湯也丹鳥之穀武也
疇德之符有足徵焉後世德薄化漓其不能繼無惑也
惟我皇上道貫三才智周萬物孜孜為治化浹邦家是

以一紀之間河清甘露靈鵲之類史不絕書疊貺駢祥
獨駕古昔屬者西蜀憲臣獲白兔以貢於闕下較諸他
瑞尤為異常自非天無藏寶地無隱祥何以有此夫有
至德者必有至治有至治者必有至瑞諒哉斯兔之為
符也臣瞻依日月鼓舞鳶魚待罪文署忻忭萬倍是用
作為歌賦以光讚聖德蓋不獨使淵雲諸臣得專藝於
漢世也謹獻瑞兔賦一篇上塵睿覽

赫皇明之昌厯啓聖人而馭宇紹皇王之丕圖振陰陽

之宏紀象三光以垂照順五行以立軌熙鴻醇於昊軒
匹休光於姚姒放勲襲其欽明早麓宗其宣弟仁恩衍
而橫流義聲馳而遐靡煥采物以弘文遵彝常而崇禮
洽玄德於幽明敷茂化於遠邇覽隆古以獨驚揚徽烈
以齊美三靈協而胥慶百順祕而來禋或吐祕以表貺
或孕竒而薦祉紛嘉禎之龜集兆至和之所委邈西蜀
之上游蟠龍鬱而為岡育異兔以馴伏匪川澤之能藏
陋中山與東郭何凡品之足方羨冠倫之仁獸傳郡國

以騰章凝皎輝於西陸披素彩於少商瞻蕊淵兮融魄
感玉衡兮流光昭明眎兮廟祀應單闕兮歲陽毳如絲
兮皎皎眸若珠兮煌煌璧月滿兮露滑箕風入兮桂芳
物與時兮競爽望帝都兮開祥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
以為漿耀珍環於王母配純雉於越裳躍昇平之華囿
儀清穆之朝堂映翠華於上苑棲朱草於中唐嗟彼駝
之為族亦既繁而孔庶駭降質之特殊乃呈姿以托寓
驗以瑞應之圖稽以古今之注采之里俗之謠訊之筮

龜之喻往紀之所尠聞先朝之所未遇察金柔之有徵
章皇風之廣馭庶事敏而惟康高年逸而有譽既丕振
乎文英復遠戢乎兵戍占以類而相從嘉協氣之克裕
臣工見而翔泳靈四域以同豫觀合契而應符信龍德
之當天恒遜美而弗居厲皇情之乾乾存寅畏於索馭
切兢惕於臨淵紛華陳而不御嗜好至而莫遷道既隆
而愈恭精已勵而尤堅辨敬怠於儒籍審勞逸於農阡
敦德業於久大泯聲臭之幽玄游高明兮浩浩履中正

兮平平願升歌以頌禱從八風以相宣茂本支以百世
享景命以萬年

劇鼠賦

魏 盧元明

蹠實排虛巢居穴處惟飲噬於山澤悉潛決於林籓故
寢廟有處茂草別所矧乃微蟲垂羣異侶千紀而進於
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種詳其容質並不足重或處
野而隔陰山或同穴而鄰蟠冢或飲河以求飽腹或噉
煙而游森聳然今者之所論出於人家之壁孔嗟乎在

物最為可賤毛骨莫克於翫賞脂肉不登於俎膳故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東阿體拘徒稱仙而被譴其為狀也惜悵咀吁睢離睽暘鬚似麥穗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酒餘漚乃有老者羸體疥癩偏多姦計衆中無敵託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巧能推覓或尋繩而下或自地高躑登機緣櫃盪扉動帶忉忉終朝轟轟竟夕是以詩人為辭寔云其碩盜于湯之珍俎傾留髡之香澤傷繡領之斜製毀羅衣之重襲

曹舒由是獻規張湯為之被謫亦有閒居之士倦游之
客絕慶弔以養真素擯左右而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
虛寂爾以羣鼠乘間東西攬擲或牀上捋髭或戶間出
額貌甚舒暇情無畏惕又領其黨與欣欣奕奕歌覆箱
奩騰踐茵席共相侮慢特無宜適嗟天壤之含弘產此
物其何益

黠鼠賦

宋

蘇軾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

之有索中空嗚嗚聲聲聲在索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
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
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邪向為何聲豈其鬼邪覆
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
是鼠之黠也閉於索中索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
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
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
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

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於汝而貳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邪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鼠賦

明
桑悅

桑子出倅龍城眇焉羈旅斜日沉山離羣索處酸風撼屋以長鳴苦雨滴簷而似語各妻孥於一方違君親於

萬里澹孤燈而照影抱百憂以延佇梁間壁孔忽然有
聲肅肅谷谷呦呦嚶嚶儼若號猿倏若啼嬰是羣鼠之
變怪豈畸人之可聽須臾就枕結陣雜沓轟屏震案偷
餐浪啜溫禺渡合羅而胡騎啁啾王尋敗昆陽而人畜
蹂踏使我寢焉而驚夢焉而愕隍中不迷難尋列子之
鹿園內未經奚化莊周之蝶嗚呼噫嘻爾生何為喻煙
載爾雅之篇穴處紀禹貢之書翻甕攪黃山谷之夜眠
戴冠兆霍子孟之族誅曾子將歌而莫搏淮南輕舉而

被驅所以其形甚微詩詠其碩春秋紀異牛角被食子
瞻謂之曰黠元明名之曰劇危俠客之是中枉飛鷁之
受嚇遷徙不常今古共惡壞永某物柳子厚文之鑒戒
穿公家墉于公異宣於露布是非吾行之獨遭乃爾所
行之有素生育甚繁羽鱗間化渴何妨兮飲河巢可憎
兮託社歎蒙貴之莫尋偉活禱之無價誅之不可勝誅
縱之亦何所顧藉也邪吾將收視返聽兌聰塞明穴隙
重熏衣笥牢局自治嚴密外物孰撓小非大患衆亦難

勝無可奈何付之冥冥

蝙蝠賦

魏曹植

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
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
含齒巢不哺穀穴不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蹈
陸上不馮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三十六

謹案卷一百三十五第一頁後五行武儀粵其肅

陳按文選儀作義

卷一百三十六第十二頁前六行無威刑相臨有
族類相親按唐文粹刑下有以字類下有而字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熊輝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百三十七會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三十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七千三百五十六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三十七

鱗蟲

神龍賦

晉

劉琬

龍

大哉

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賢聖其

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夏房心所作軒轅照
形角尾規矩

龍賦

宋

王安石

龍之爲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爲仁爲仁無止則常至乎喪已而未始至乎喪已夫此所以爲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爲類者常見之

龍瑞賦

有序

魏
劉劭

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

光色燭耀侍衛左右咸與覩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
或翔集於邦國卓犖於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惟殷眺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巡幸
於許昌憲宸極之天居建正殿以當陽歲在析木時惟
仲春靈威統方勾芒司辰陽升九四或躍於淵有蛻之
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紆體輦縈攜藻布文
青耀章采雕琢璘玢燦若羅星蔚若翠雲光舄奕以外
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聊假

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泉含物而不澹固保險而常
寧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之隆盛又降
見以揚聲惟珍獸之玄真實殊異於四靈信應龍之道
揚將天飛於泰清

黑龍飲渭水賦

以出爲漢祥下
飲渭水爲韻

唐白居易

龍爲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疊疊之清流浴彬彬
之玄質翻若下降賁然躍出首蜿蜒以涌煙鱗錯落而
點漆動而無悔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效靈於漢

日觀其攸止察其所爲行藏不忒動靜有儀晴眸炫耀
文彩陸離下泉於焉表異守黑於以標奇不一徒爾異
心有以順春秋而隱見隨晦暝而行止叶聖人之昌運
飛而上天表王者之休徵見而飲水於是下長流俯高
岸狀騖騖以矯矯光燦燦而爛爛紫雲隨而瑞氣氤氲
白日照而文章炳煥聞之者心駭而易色覩之者目眙
而改觀呼吸而聲起風雷宛轉而勢超雲漢爾其矯首
陸梁拖尾迴翔蹈流鳴躍劈波騰驤飲清瀾之澹澹噴

素浪之湯湯頓領而碎珠迸落奮髯而細雨飛揚驚水族則鱣鮪奔走駭泉室則鼉鼉伏藏信可符帝王之度叶邦家之光表三秦之加瑞呈二漢之徵祥且夫順時出處憑虛上下度若水而斯馭知鼎湖而是駕同張華之劍飛見長房之竹化豈若炎精冥契水德潛稟黑質黯以凝黛玄文斐以摛錦逼而察也類天馬出水以遊遠而望之疑長虹截澗而飲旣而跨白雲騰清渭排冥冥之寥廓度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貴展

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葉公好龍賦

以所好非真見而增懼爲韻

唐

張隨

惟彼龍兮潛水府翔天路何葉公之多尚獨神物之是慕假手於繪對蜿蜒以好之其形在堂俄惝怳而反懼初其終朝念茲寤寐求之嗟蓂氏之莫遇望雲津之遠而載雕其宇爰寫其姿周屋壁環階墀輝輝之章不離其行坐矯矯之質常在於夢思至於春風啓序自暄而暑則謂仰重陰而可竚雨歇雲收杳不知其處所其求

雖阻其志無沮及其寒律方凝自霜而冰則謂窺濬壑
而可徵天高日朗空有見於泓澄其覩未能其誠益增
既而天縱其欲物應其好龍乃拖其尾而登其堂矯其
首而窺其奧垂錦帶張翠鱗光流電轉聲發雷振起雲
而棟凝積氣乘水而庭若通津而況於斯人得不撓其
性而駭其真觸類而廣可明其徵惟龍也世好之必歸
惟士也國招之必依姑務乎辨真去僞寧求乎似是而
非故好龍如之何期真假無變好士如之何在賢愚無

眩蜿蜿之狀且逢子高之儀堂堂之賢莫失哀公之眷
勉矣凡今君子必審之於聞見

漢武帝射蛟賦

以省括能中清
除水害爲韻

唐

獨孤授

有漢武徹惟時巡省窮楚之望極江之永舳艫塞川旗
甲蕩景洶洶旭旭虬盤龍騁駐清蹕則洪波可遏赫皇
靈則潛怪可怛何彼蛟之夭矯據積水之空闊謂飲飛
之劍莫前滅明之璧是奪天子乃戒無譁於羽衛思有
用於弦括命舟牧迴青翰而上詔弓人奉烏號以登肅

天儀以山立將親發以抗稜陰察變態雄猜跨騰古治
之倫皆裂不敢擅其勇逢蒙之黨技癢不敢專其能我
矢則直我弦斯控持滿而英氣頓飛命處而幽姿必中
欵颺颺其電霍卒頸鞞而胷洞贊履者鼓殷天之雷稱
慶者躍如熊之衆始乎發若神兵爆其有聲洪波雪湧
白羽月傾突紫肉裂素纓餘怒蚘蟊上浮泓澄踣質已
靡於巨艦流血方走乎東瀛介以鱗莫能捍七札之勁
神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萬靈震駭九派徐清然後海

若扈蹕陽侯洗兵山川肅其晏如雲霧廓其四除涉者
利乎涉漁者安乎漁於是左史趨進執簡以書曰天子
幸尋陽也親射蛟而獲諸遂翻龍旆韜象弭蒿工奮櫂
歌起威勵乎斷白蛇氣雄乎絙青兕隘秦皇之觀日追
夏后之勤水且夫君以勝殘爲大臣以反德爲害亦將
制於殼中靜此宇內俾貫革之藝息垂衣之道泰豈徒
與射夫漁父校勇而論最

蜃樓賦

以海旁蜃氣
象樓臺爲韻

唐

王起

伊浩汗之鵬壑有峒嶢之蜃樓不因材而結構自以氣
而飛浮閼然無朕赫矣難儔出彼波濤必麗天以成象
化爲軒檻寧假日以銷憂足以掩鼇山於別島漏蛟室
於懸流若乃霧歇煙銷雲歸月朗千里目極八紘心賞
惟錯之類咸伏陽侯之波無響於是吐氛氲騰泱泱隱
隱迴出亭亭直上乍明乍滅舒渤澥而新鮮若合若離
結麗譙而博敞雖舟子來萃國工是仰莫不驚天地之
赫靈覩井幹而成象赫奕奕而有光紛郁郁而難詳影

臨貝闕彩曳虹梁比繩墨之曲直如規矩之圓方岳岳之仙乍窺於天表盈盈之女且媿於路傍八牕未工百尺非峻伴祥煙於巨浸雜佳氣於重潤仰層構之如翬必巨川之化蜃大壯冥立全模洞開吐嗽而侔華宇呼吸而象瑰材翔鯤拂而不散賀燕往而復來依稀碧落想像瑤臺旁輝日域下瑩珠胎比落星之流點綴疑明月之照徘徊則知夫霞駭雲蔚有壯麗之貴棟折榱崩無壓覆之畏旣變態於倏忽亦憑虛而髣髴豈比夫鼎

居汾水淩淩以騰文劍在豐城雄雄而增氣方今聖功
不宰海物咸在固知吐爲樓閣以全其軀豈爭彼魚鹽
弗加於海

巨鼇冠靈山賦

以滄溟之上神
化不測爲韻

唐
楊 濤

海環四方東爲之滄有巨鼇兮其大無極載仙山兮其
力難量是山也根無附麗彼鼇也勢則騰驤積浪淪連
拖其身而歛以動蕩攢峰回互加於首而隨以低昂豈
不以稟茲魁大舉其峻極當一動一息之際見翻海迴

山之力延頸而羣嶺騰青聳身而半天映黑徵物象之無比見神用之罕測亘橫天極地之質邈爾形標冠蓬萊方丈之尊輕如首飾然則神岳之高兮莫知大鼇之壯兮若茲視鯤鵬如纖芥比嵩華於毫釐歛衮之容初結根於無地突兀之狀終冠首於此時舉其大吞舟不足稱也喻於小戴勝有以似之觀其轉峰巒偃波浪萬派沸渭特立放曠荷至重而非重見大壯之用壯風水之運顛負而上摩天垠丘山可勝嶢嶒而高標海上蓬

臺之靈神仙之局獨冠峇亭橫截滄溟莫究其廣大之
形谿谷陵阜嶄巖紛糾仰戴於首無可無不可乃與夫
天地相久者哉茲嶺磅礴隨流混淪聳切雲之高且知
其抗首鼓翻波之勢想見其側身順時而或踴或躍推
理而乃聖乃神比愚公之移有異想龍伯之釣無因茲
可謂氣冠渺瀰力均造化則鼇之載山也以地載之力
相亞

釣鼇賦

以一舉而連
六鼇爲韻

唐
張友正

東海有三山山有六巨鼇鼇則偃蹇以戴山下橫乎大
壑山則窮崇以壓海迴出乎洪濤哂鯨鯢兮瑣細視嵩
華兮秋毫此則鼇之所以爲大山之所以爲高乃有龍
伯之國巨人攸處謂天生之神物可以充乎鼎俎壯圖
方啓高足云舉曾移十步之餘已奄五山之所於是載
揭長竿別綸巨緇俯滄溟其流如帶垂芳餌有肉如坻
旣投之以潛下果食之而不疑其肉未入於口而鈎已
貫於頤爭心旣憤勇氣相持崩騰渤澥磅礴岬夷楚天

柱裂地維地雖廣兮振矣天雖高而殆而欲出不出騰
躍非一萬川倒流八氣旁溢血吞瓊田之草波陷鮫人
之室輕共工之觸山小夸父之逐日豈長蛇趨閭風之
足數大鵬徙天池而可匹爾其駭百神奔萬族波臣蕩
而失水海若避而登陸以鼇之靈憑帝之福謂優游以
無窮何瞬息而連六猶將灼其骨豈惟離其肉于以洎
之幾竭東海之水于以燔之足盡南山之木羣仙於焉
以墊溺三山由是而淪覆且山之峨然若與天連鼇以

首戴之里數不知其幾千彼大人兮併之於背負之而
顛斯其爲大也胡可得言而稱天恃其人人有所不及
恃於力力有所不全若使以陰陽爲網以道德爲筌以
信智爲機於其上以仁義爲餌於其前則所爲獲物者
其爲鼃也大焉

鼃鼃爲梁賦

以王師遠征水
族冥感爲韻

唐
王起

周穆窮轍跡之所經駕鼃鼃而感靈所以濟浩汗所以
通杳冥蝼蛄蜿蜿以代造舟之利匪彫匪刻皆連外國

之形諒人力之不勦信神功而永寧當其師旅闐闐旌
旗肅肅臨九江而澶汗駐八駿而蹇跼望旣濟於未濟
終歎無梁思載沉而載浮孰能刻木得不乞靈於水府
假道於介族則鼃也不得而深藏鼃也不得而潛伏旣
而擘波有聲異狀可驚出層潭而櫛比駕飛浪而砥平
連足俄維比浮柱之初立鏤甲迭映同板築之相成齊
首而繩墨勿用曳尾而規模自呈其利惟博其安無傾
殊滄海之龜構異銀河而鵲征彼詭類之可覽實至誠

之所感假勲員以臨深託盤跚而習坎其勢邈迤其狀
參差無遠不屈惟危具持照赫燹之五刃度張皇之六
師乘以周旋且異琴高之鯉載於沉溺還符毛寶之龜
漁者徒驚工人有恥同眾共羅而罔及畫鵠雄虹而莫
擬題之不可殊長卿之見書抱之則難謝尾生之沉水
是知伐鼉以冒鼓其用匪良解黿而染指其謀匪臧孰
若奮功於舟楫感聖於君王昔在深泉懼屑沒於其穴
今符至德忽結構而成梁固蹂躪而無害將騰躍而有

光我皇仁洽道豐文修武偃要荒畢服淳離斯返何必
驅鼉而駕黿勞師而襲遠

神龜賦

有序

魏
曹植

龜壽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
焉余感而賦之曰

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嶽白虎嘯
於西岡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
應聖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

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
餐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回
而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翥
卒不免乎豫且雖見珍於宗廟罹剝剝之重辜欲愬怨
於上帝將等媿乎游魚懼沈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
安玄雲而好靜不淫翔而改度昔嚴周之抗節援斯靈
而託喻嗟祿運之屯蹇終遇獲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
遭溥美之仁人晝顧瞻以終日夕撫順而接晨邁淫災

以殞越命勦絕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
黃氏沒於空澤喬松化於株木蛇折鱗於平皋龍蛻骨
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

寅月釁龜賦

以擇茲上春虔
侯明火爲韻

唐
王起

國家謹時以授人敬卜以事神每殺牲以獻歲用釁龜
於孟春法於天不失建寅之正位塗以血而皆祀骨之
至珍是尊是奉必躬必親周官之規不爽呂氏之令維
新時也斗柄潛移葭灰稍暢蓍氏之占有待龜人之職

無曠由是發巾筭之下於廟堂之上乾乾兮捧九江之
殊形翼翼兮出十朋之異狀然後刳牲來思流血注茲
映乎顏則渥丹初啓運乎手則研朱乍施所以布幽泉
之物於枯槁之姿必勾芒之用事俾僂句之不欺負圖
之處既占獻兆之求必果迫而察也異太史之定墨遠
而望焉謂卜師之揚火物以好生爲德我則鑽而堅物
以受汚爲累我方告其虔不潛寧同於居蔡見珍皆得
於巢蓮閔山澤之形紛其維錯染青黑之緣赫以相鮮

木德式臨官占有俟幽贊先知之道啓迪從長之美豈
比夫楚軍鼙鼓虐執蹶由齊國鯨鐘仁稱孟子且車甲
之釁也所以交於神明孰若考元吉謀永貞候青陽之
辰是儀是準設朱殷之色必信必誠用能稽大疑決碩
畫罔積中而致毀咸著下以慎擇旣釁之而有徵願保
之而無斁

觀魚賦

晉
摯虞

觀鱗族於瀨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洧泉之鯉濯陂

之鯁灑灑涌躍沒浪赴遠集於曲涯之隈逐乎澹淡之
深攢聚輻蹙或躍或沉倏爍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
無獲兮羨鮮有之柔嘉於是六柱俱起參構橫羅編莞
爲筏撼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濶魚未驚而失行忽
浪達於急湍諒形勝之得勢實有逞而無反魚鱗膾鯉
亦有庶羞肴核並陳旣旨且柔汎溢爵於通溝因素波
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旣歡豫而不倦
願窮晝而兼夜獨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舍惟修名

之求立戀景曜之西謝懼留連之敗德遂收歡而命駕
是時也含懷湛遁需於酒食盤衍宴安歡情未極選興
之言矯枉以直悅而不繹莫不歎息

羨魚賦

唐王起

客有羨魚者立河壖俯臨泉窺綠藻瞰紅蓮彈鋏之歌
逾切觀濠之意彌堅則有赭尾殊品紫鱗異質或依蒲
而自娛或擁芡而爭出揚鬐奮鬣已見其由戢尾貫腮
未知其術是用乘良辰守通津望唼喁而注目聆灑灑

以勞神乃歎曰深不測者水藏諸水者鱗營之何及獲
之何因彼不脫於泉徒求於泉下彼不蕩於水奚求於
水濱喪志而退問於漁人漁人曰噫子過矣君子謀不
失利動必合理禽之中也先夫矰繳獸之獲也資乎弓
矢夫吾子坐金堤降玉趾無冒而窺其發發無筭而思
其唯唯此所謂自包其羞不求諸已向若有具施之於
水則和羹可待食肉茲始不爲緣木之難自叶忘筌之
美斯言富哉感激而回求詹公之術盡任子之才器必

備藝咸該將中否之不惑希取舍之無猜羨之可以已
也是以結網而復來

羨魚賦

有序

唐敬括

閏正月旬有八日李崔二侯命余於邑之南澗以求魚
也洎至止人鮮力微網則虛設遂無所獲願莫我從且
漁者卑事非其人猶不可力行特取豈容易哉因貽賦
云

南有澗兮湜湜其流北有人焉溫溫寡倖涉春水兮以

遨以遊羨嘉魚兮載沉載浮且人以功爲志魚以水爲

利功高則其事易成水深則其魚易致况我網孔張我心匪臧網無及則魚以遐遁魚已遁而人猶未忘亦何異驅倚市者就戰俾善駕者持航雖終朝而筋骨之勞備盡徒悉力而尺寸之功不揚振振者李胡爲乎至此平陸不可以行舟干將不可以補履歸止歸止振振者崔胡爲乎忽來過屠之嚼何益臨川之羨空迴歸哉歸哉

臨川羨魚賦

宋 范仲淹

彼何人斯在水之渚謂嘉魚之美矣臨長川而羨之瞻
之在前殊有忘筌之意求之不得寧無結網之思徒觀
其紋浪不驚錦鱗咸遂或在藻以安性或戲荷而從類
但見嬉遊固難馴致當自適於清流若有待於芳餌在
淵游泳疑莊叟之夢來依岸唵喁訝平子之書至潑潑
晴波在彼中河可以登庖爲籩豆之俎可以升鼎俟鹽
梅之和顧絲緡而則不俯漪漣而奈何凝睇依依控鯉

之方安得含情默默思鱸之興何多惜矣空拳眷乎頌
首止疚懷而肆目自朶頤而爽口幾悔恨於庖無徒諷
詠於南有心乎愛矣媿疎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懼速馮
河之咎謀之未喜烹鮮尚賒弗經營於網網空顧慕於
鱸魈非達士之識矣其愚人之意邪胡不爲施罟之功
豈勞彈鋏胡不學投竿之術自取盈車又何必其志營
營其圖瑣瑣徘徊乎水澤之畔快悵於泉源之左亦猶
射雉之子即亡矢以胡爲待兔之人非設置而奚可然

則有爲者必先其器所羨者何止於魚器則可爲詎見
力不足者魚或空羨又豈得而食諸在臨事而求已將
觸類而起予五餌不陳釣四夷而莫至三綱不緝羅兆
民而則踈至如居人之常爲邦之彥欲高位而是蹈當
崇德而無倦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何煩健羨

魚在藻賦

以潛泳水府形
諸雅什爲韻

唐

李夷亮

鴻鈞之代兮動植斯慶至德旁流兮潛魚在泳忻藻荇
之是依美陰陽之克正載頌其首將同宴鎬之觀不脫

於泉自樂觀濠之性極浦風霽澄潭月虛鮮鱗繚繞聚
沫紆徐或在鮫人之室或過陵鯉之居蓮花東西信可
遊而可息文竿上下徒欲釣而求諸豈不以當在宥之
時處恬然之水乘灝灝之元氣得生生之至理大信波
及湛恩草靡無慮竭澤之災自保深泉之美伊玄風之
扇物物無細而不沾惟廣運之鋪時時或與之發潛

南有嘉魚賦

以樂得賢
者次用韻

唐

楊諫

后非賢不乂魚非水不託賢豈晦以養蒙魚在藻而自

樂故比事思理以徵以求如南有嘉魚是網是繳此所謂旌別淑慝愛人治國爲鹽梅之器用作生靈之表則不然豈延故老於終南收釣翁於渭北張皇勲業者棄此曾未得我國家憂勞庶績寤寐求賢且東帛戔戔每布之於寰海豈矐筍罩罩獨烝然於巨川吳坂不遺於騏驥丙穴載詠於鱣鱣詩人格言必將興之於王國老氏遺戒不可脫之於重泉所謂持竿執柄者未容易焉爰有深沉參對純嘏雖臨矐以及繳苟未高於天下徒

噉喁於香餌終夷猶於取舍儻鼎味之見珍甘殺身於庖者

南有嘉魚賦

以樂得賢者次用韻

唐李蒙

惟帝王之應運孰無賢而能作雖道洽於唐虞尚翹翹於林壑彼嘉魚之發興實思賢而共樂蓋風俗之盛衰以廢興爲善惡惟魚在淵兮其跡惟深賢在野兮其道惟默植忠信以自保俟休明而觀國屬王度之清夷復何求而不得然後爲衡爲衝是倣是則成天下之亶亶

定衆人之惑惑國家化造往古政在求賢釣嘉魚在丙
穴得竒士於滋川故開闢之功作之於我太平之人匪
降自天余是以知玉帛之禮至矣嘉魚之詩大焉若乃
日旰而食思彼賢者念茲在茲誰與天下心不忘於寢
處足流詠於風雅斯蓋嘉魚之義故可得而述也

北溟有魚賦

以擊水三千搏
風九萬爲韻

唐

獨孤授

次天地之量者海爲之大首鱗介之雄者鯢靡有敵稟
形徒怪其恢詭造物孰根乎朕迹慌北溟之安流考南

華之遺蹟好奇焉得以心駭乘理可同乎目擊且魚之
狀有踰七日之尾而海之深蓋積八紘之水靜則高浪
爲之中輟動則連山爲之四起鮮鱗俯首以駿奔玄冥
投足而却視其有適也越孟諸之夕宿其自縱也豈鹽
田之陸死況風濤乍息空水相涵橫巨鱗而海分爲二
艸雙目而日爲之三渚淹池延載回載旋嚇鰓則飛沫
成雨擊尾乃跳波盪天任公之術靡措龍伯之力徒然
生無以傷庸識其長久大不可度莫知其幾千固非海

若之所俟屬天雞之所犯干不吞龍舟以作暴豈貪牛
餌而自殘遵坎德以獨適隨混元而變觀本於鱗而孰
知終始化爲鳥而何足控搏一氣潛融飛沉以通刺天
之鬐拂日垂雲之翼從風曜靈韜映以驟晦溟漲豁落
而半空方鼓怒於滄漾歛騰凌於鴻濛觀其羽之化也
將飛風之積也未厚六翮之力相切萬流之波却走恐
天衢之不容顧水府其何有嗟鷙鳥之累百異亢龍之
上九彼鼇鼉之穴處而釣絲或困彼鴻鵠之雲飛而網

羅纔遠曷若縱溟渤而搏扶搖其勢固以相萬

魚躍龍門賦

以揚鬐鼓鱗掀波直上爲韻

唐元弼

彼龍門之津流水激射斷山嶙峋厥功彰於夏禹斯險
際乎蒼旻河源炳靈以峻極水族候時而薦臻副天用
也佇龍行兮驤首參神選也同鯢化兮脫鱗徒觀其向
天倪辭水府望霄漢之九越泥沙之五來如及門出若
由戶雖懸波而千仞終作氣而一鼓我鬐旣張彼川何
長仰雲路而抑揚終不息而自強我功旣獎彼河徒廣

捐天衢而直上誠擇利而攸往變化伊何升沉亦多滌
洄曲渚泛濫長波背蛟室而大集指龍門而遠過至於
激厲果決乘陵險絕雖迅湍奔雷駭浪噴雪終瞬息而
上膺騰而撇揮其尾而不勞騁其力而不竭於是俄變
魚服倏爲龍姿志氣自負威靈自持豈同塗於點額寧
較力於掀鬚哉於戲道有行藏運有通塞天資性靈神
輔正直始有水而呀鰓忽升天而振翼然後隨方受變
千里一色風雲際會未始有極慕李膺之往哲孰不願

遊追老氏之玄蹤而其不測儻真宰之可仰終進德於君門之側

魚登龍門賦

以躍白波入青雲爲韻

唐

苗秀

有客有客棲於草澤觀龍門壯禹跡目送跳沫千有餘里心驚懸流千有餘尺氣濛濛而霧蒸聲隱隱而雷激於是吞舟之倫吹潦將適奮泥沙而鱗刺簸髻鬣以投擲鱗櫛比而映水星攢目瞳矐而中流月白翔壘浪凌洪波當用取之旣逞志而浩汗何往不可豈失溜而蹉

跚遂脫魚服入龍渦上既親於天水下不離於鼃鼃天
吳旁昧而莫測其以馮夷睥眄而孰知其他出彼處此
載騰載躍違任公之釣餌遠漁父之矰繳昔常未達伏
艱難以如茲今則獲伸觀變化之何若既稟受乎靈遂
隱見乎形驚寥廓升窅冥却訝泥蟠免翻身於尾赤旋
驚意逸摩正色於天青然後知遊濠浮沉在藻出入嗟
所處之齷齪恨中區之於邑豈若一朝豹變千古名立
當天衢而翱翔近日域而呼吸懸水之人文莫比赤鱗

之巨鯉何及永無涸轍之憂寧有窮波之急別有志士
卓然不羣名嗟歲晚寢必夜分思拜手於丹闕願獻賦
於明君儻獲比魚而變龍必能行雨而吐雲

窮魚賦

有序

唐
盧照鄰

余曾有橫事被拘爲羣小所使將致之深議友人救護
得免竊感趙壹窮鳥之事遂作窮魚賦常思報德故冠
之篇首云

有一巨鱗東海波臣洗靜月浦涵丹錦津映紅蓮而得

性戲碧浪以全身宕而失水屈於陽瀕漁者觀焉乃具竿索集朋黨鳬趨雀躍風馳電往競下任公之牯爭陳豫且之網螻蟻見而甘心獼獼聞而舐掌於是長舌利觜曳綸垂鈎拖髻挫鬣撫背扼喉動搖不可騰躍無由有懷纖潤寧望洪流大鵬過而哀之曰昔予爲鯢也與是遊乎自予羽化之子其孤俄撫翼而下負之而趨南浮七澤東汎五湖是魚也已相忘於江海而漁者猶悵望於泥塗

放盆池魚賦

有序

宋張詠

皇宋有天下十一年予自洛徂陝陝牧以近戚得侯不
喜儒墨遂憩駕於易兵部之館庭戶之間有盆池焉綠
萍小鮮雜其中以節兒童之樂樂則樂矣大違夫物之
性也遂命放之感而成賦

粵若金張貴孫風臺露軒珠翠爛目煙華斷魂未盡環
異慘然綺思遂命破苔紋陷陶器上分紅杏之陰下決
蓮塘之水於以誠童僕責女胥繫蛛絲之罟網鍼織之

魚魚亦繼致爰適我意宅於綠萍恩留香餌日兮夕兮
戲汝弄汝想其魚乎寧忘意歟稟天仁兮化質飲靈泉
兮孕軀豈不有晞狀運海之類豈不有慕力噴雷之徒
既履漸於鱗鬣安蹶媒於汚渚今者不樂動乃觸乎四
隅客有詞軫窮轍詩歌荇葦將間童子之欲用汲生生
之理無毀爾缶無覆爾水江湖可待與彼游泳之因罇
俎不離解彼囚拘之恥去去魚兮丁丁我私游必避其
醜類食無貪於童飴比目義而可友文鯨賢而可師壯

禹門之燒尾擬碣石之曝鰭如此則脫地塹排天池鯨
鯢爲之戢鬣波神爲之驚嘻彼貴尺澤者曾何足知自
邇圖遠通溪泛谷一動一息爰長爰育斜流可畏蝌蛙
之聲下多非淺渚那輕牧豎之鈎頭更曲得有悅若前
事放乎大流欽王澤之下及職昆蟲之盛遊時奔雲雨
之鄉神其救旱日警螻蟻之制愠莫吞舟無忽我誠無
後爾羞聊勝乎銜珠顧印之儔者也

御溝魚賦

明

劉定之

有玉堂先生曳輕霞之裾綰明月之佩雍容而朝委蛇以退蘊照世之文章負超羣之意態不自覺舉武軒昂而揚袂慷慨也行盡乎龍尾之道漸涉乎鼇背之橋循玉闌之迢遞俯碧波之動搖若潛觀而契志因緩步以逍遙顧而語予曰子亦知夫御溝之魚乎揀羣鮮於江湖擇衆鱗於淮海窮孟瀾之藏罄洞庭之匯河伯獻其間生川后貢其妙英莫不金梭璀璨玉尺晶熒欲飛騰而現異能變幻而通靈然後得以濯天潢入銀漢游漸

池之淪漪泳太液之汗漫鳳沼通其淪連龍光映其煥
爛簫韶時聽豈比瓠巴之音翠輦閒臨奚啻蒙莊之翫
誠可謂奇逢希遇難得罕儔然而跼蹐近地涵濡安流
逐光景而出沒隨羣隊而沉浮雄不足以掣餌巨豈至
於吞舟而僅足免虞人之網逃任公之鉤儻決諸滄溟
放諸渤澥豈不能鼓浪而霆車輶煦沫而霧灑見頭角而
陽侯驚張鬚鬣而馮夷駭者哉而吾儕養望明時叨榮
中祕沐皇澤之漑霑濫詞源之浸漬上之所以優我有

樂而無所憂我之所以報上有志而無所事覩斯魚之
冥然而忘羞因重我之惕爾而增愧也予曰先生之託
喻則已似矣先生之自期固尚賒也物不貴於速化靜
以待其來而時莫能舍事不貴於顯施隱以操其機而
功無能加不見溝中之魚今爲帝前之龍邪天矯鬱屈
騰驤蟠拏不動而奉日御不怒而鞭雷車沛爲雨澤散
爲天葩民以之濟國以之華孰與馳騁於雲水決驟於
泥沙與鰕蟹而爭能共蠃蚌而眩誇也哉先生無言微

笑相視若謂余之深望而淺謀短才而長志

鰈鰈魚賦

有序

宋張詠

太平甲申歲余知邑罷歸浮江而北有若覆甌者漾於
中流移晷不藏舟人曰此嗔魚也觸物即怒多爲鴟鳥
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鰈鰈魚耳因而賦此亦欲刺
世人之褊薄者

鴻濛積氣化生品類順天者自得美名逆天者謂之凶
器天亦不問任性而已鰈鰈微物江漢有諸性本多怒

俗號噴魚其或天晴日暖風微氣和鱗者介者潛泳江
波被大君之惠化共委委而佗佗鯀鯀憤悱迎流獨逝
偶物一觸厥怒四起膨欲裂腹不顧天地浮於水上半
日未已物或薦觸怒亦復始意謂天昊曠越不與我遣
大江之西流神龍俛默不與我禁水族之勿游何巨魚
之矯首何靈龍之縮頭何稱義於比目何爲祥之躍舟
此類可怒其甚衆使我卒歲之沈憂有若世之小人兮
才荒性卑謂道德不可以稱據謂仁義不可以取資咸

呼志狂而識昧獨謂量絕乎天維含妒泄憤冥眸自欺
觸藩增咎至死莫知尤恐鰈鰈之遷怒憎此善譬之非
宜嗚呼造化不能移爾之性萬類不能與爾之競雖海
有納亦物之病乃爲辭曰鰈鰈偏僻常蘊怒色性不我
移仁者爾惜殊不知老飛鳶伺隙翩翩鼓翼啄腹爲食
其怒方息鳶非爾賊爾自貽伊戚者也

鰈口魚賦

宋

梅堯臣

有魚鰈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人競取之一掬不

重乎銖鈔其爲鍼也穎不能刺肌膚目不能穿絲縷上
不足以附醫而愈疾下不足以因工而進補以口得名
終親技女大非膾材唯便鮓滷烹之則易爛貯之則易
腐嗟玉色之可愛聊用實乎雕俎過此已往未知其所
處

金魚賦

明
王世貞

何水族之微淼承金儀之熠艷形表端乎帝符色徵緣
於灼日冠蹙浪之瓊丙抱含書之丹乙鱗奕奕而垂錦

沫霏霏而布瑟容與如泰彷徨如隘駢集如殢倏散如
避乍遠乍近疑訢疑畏縱橫兮微颺之蕩朝霞浮湛兮
鈎月之澹煙蘿衡穿兮綽約曳簪而渡銀河順流兮芙
蓉折苞而委素波欲躍兮四觸鬣而皆隅將潛兮小星
尾而就游唼喋兮指萍苴充旦鋪委翳兮藉荇藻託宵
居甘霖霈霖兮似有蠲白日霽靈兮竟焉舒從龍邁兮
乘風好中獺忌兮幾不保江湖邈兮故鄉風雨淹兮中
道念比目之傷折若刳腸而就槁幸脫身於鼎鼎敢辭

羈乎盆沼鰈鰈迫兮自言親蚌贏狎兮忘匪倫交煦沫
兮匹儔寄食息兮他人君不見兮南溟之巨鱗穢天津
兮戛崑崙振餘皇兮喻洪淪揚鬢甲兮恣膏肉龍伯逝
兮緡不屬嗟生命兮在天汝何爲兮惆悵涸轍兮見憐
清泠兮蒙放決兮蕩漾兮朗攜負滉漾縱心調暢何莊
惠之足論竟相忘於波浪辭曰款女麗留芳其餌兮委
身受紲中怖痲兮咫尺齋連隔千里兮凶吉膠伏曷終
始兮譬彼吞舟制螻螳兮優哉游哉聊卒歲兮

井鮒賦有序

明
徐階

余以避喧息機武水維時歲在巨蟹月在夷則有舊井
在西廡之庭棄而勿收適掩扉讀易井之九二曰井谷
射鮒因念困蹇未升重坎日習余春秋遲暮同學少年
翩翩待詔金馬而余浪遊如故唾壺欲碎坐井之觀所
自懼也遂感而作賦云

伊人事之尚通兮爾獨臨深而及泉清渫爲我心惻兮
寧不材以得全開井養之不窮兮覩泓流之涓涓挹注

茲而利用兮曾不施夫繙縵曰王明可用汲兮怵他人
之我先哀飛禽之莫顧兮厯道傍之厭憐尺鯉不集於
污泥兮神龜左足之難前蛙鳴鼓腹自適兮惟涸鮒激
射而扶顛懼羸瓶以中止兮似彭祖蹠蹠而指天雨露
初滴疑淚咽兮日月忽忽如急轡孰云甘者易竭兮耿
恭當出而相詈彼望林猶潤吻兮疇鼎食其終委果奧
援之無階兮抑九仞尚虧一簣苟置通衢而遇高士兮
齊得喪於一器豈知神龍之失水兮螻蟻蕩而得意縱

扶搖可上下兮等蜉蝣而未試谷與澤其通氣兮魚洶
沫兮自媚觀至人之變化兮興尺波而未墜爛泥沙之
欲離兮豈朕時之難待舟野渡兮叩舷空歌車攻堅兮
坎坎臨河棄捐非前轍止水無風波思洞庭兮一方吞
雲夢兮瀟湘轆轤兮飲皇后之冽貪泉兮回狂藥之觴
樂濠上兮跳東海止鯢桓兮夢蒙莊過臨邛而滌壘兮
非酒泉而薦香蚶蟹不跨兮科斗成章痔漏過河兮魚
鳥兩忘何異鵬翼三千兮奮起俄驚擊波萬頃兮汪汪

媿此枯魚之肆兮幾同珠露之長揖帝子於北渚兮防
漏卮若瓊漿觀勞民而勸相兮渺夔蜺與蜺羌

鼈賦

有序

晉
陸機

皇太子幸於釣臺漁人獻鼈命侍臣作賦

其狀也穹脊連脇玄甲四周遁方圓於規矩徒廣狹以
妨舟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鼻嘗氣而忌脂耳
無聽而受響是以棲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副首足不
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越

高波以燕逸竄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芳翳華藕之垂房

鼈賦 有序

晉 潘 尼

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獻之者令侍臣賦之

翩銜釣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旣顛墜於巖岸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

鼉乃負山而吞舟

璫瑁賦

元陳樵

繫鴻濛之散英兮滋百昌於南紀邈靈海之於廓兮涵
衆珍之靡靡其廣無垠其遐無涖日月之所亘四極之
所被裸壤藉其涯冰天薄其溼若夫蠻畿羌笮烏荒象
卉莫不遐舉而兼攬也於是沸脣椎髻之徒狼戾戎蜚
之裔挾浮環以亂流摻霜綸與桂餌結精鋌以爲網控
三翼之雲駛檝爲馬兮舟爲車陋玄洲與渠子披淵剔

藪窮珍盡奇迴輪頓繳傾於南垂磔明月於珠蟪擷貞
球於文魮刊珠樹之靈柯搯火齊之夕暉剗冰紉於潛
魚脫奇觶於明犀迺有鴻商富賈鉅千之貲載餽舁糗
據險乘危徵榜人命水師披瘴雲櫛炎颶涉瓊林走麻
離厭西棚瞰吉慈陵厲三韓出沒流睂絕訶陵與林邑
歷麻蘭與勿斯投鬼關而徑度迫海童而遵蹊則有罟
師奏美蘆人效奇囊琛航貝轉於京畿不踵而蹻不翮
而飛紛綸奪視翠粲填眇天琛水異霧委星離雖仲宣

之博雅張華之析微知崇文鼠辨洽碧雞固莫能悉察而周知也客有邁歸艤於番禺得文龜以遺余驗神物於幽徑實瑤光之所攄上規圓覆下準方輿龍胆宛宛山覆丘紆中跼絕甲或闔或舒鬱承弁兮虻綽矯反倪兮金鋪緣純被藻繞脅垂綳冒彤紋而綴黝披皓璞以含黃故其翹翼凌亂隆麗清靚則異文豹飾侍殿防也繁綜紛紜彤融文璘則湘靈凝涕被叢篁也遠而視之若赤瑕雜襲照壁璫迫而察之若紫貝駸犖被龍堂儷

鼃鼃而方華混餘眊而比瑜瓊蚌鸚螺碧鮒丹魚方斯
蔑如也或遺殼於珊瑚之叢或命羣於雲精之瀝若夫
鯊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
骨接景流腴至若赤水安流丹涯罷潮沈駭焱於窮髮
晞扶光於沃焦斂璇臺於蜃氣結戎鹽於翠條接耀含
榮虞蓼垂苔彫蓬鬱遏游龍森箭石蘊玉而吐華鮭隱
甲而生苗魁祿含漿委其滴羸蝓蝓蠹填其均爾乃登
珠澤薄無皋躋山英獵神器噉海藻之雕葩陰靈茹之

綠苞出碧津之方羊湖瓊田而逍遙啞血飛涎卷殼含
膏於是豫且構網盧亭施爵獠市掄材海人薦骨解甲
剗腸剖筍醺血哲夫準量良工辨質或擬通犀而鏤梳
希粵象以爲櫛綴簪珥之憐亂糝靈釵之豔色壓唐妃
之義結鑑夏姬之光髮虎髯斂姿宛珠罷潔精逾玉燕
價傾寶葉顧三珠而未奇豈九雛之能奪委質而嫫母
含榮潛輝則陽文豔滅恥借映於金苔謝浮光於海蛤
或青殿授妃桂宮御服絙華摘之陸離構寶臺之采綉

尊別魚鬚飾隆荆玉制備暈榆禮均展鞠乍金炯之辭
奩方紫珍之在御翠氣菱芩素華月驚影麗雲承葩垂
萼附被玉水之餘滋藉金膏之微汚或擣華神屋效質
望仙綰寶帳於靈臺雜明璣以押簾錯以金機照以玉
函芳苾內朗丹髓外熒火齊牀明鬱相蕩珊瑚牕近青
連錢彼儂句與大蔡雖殊用而同體爲王國之大寶兮
顧何辭於三釁羌殺身而無補兮合藻貝以爲靡翳巾
笥於廟庭兮豈神龜之可比幸寄身於齋房兮脫微生

於泥滓徵朱鱗以療飢委丹粟以爲餌或潛迹於金沙
或揚波於翠水渺瀛海之東被兮吞百川之輸委旦吾
投於清流兮夕振蕩於海尾苟未忘於反身兮豈沉光
於沼沚

後蟹賦

有序

宋 楊萬里

昔趙子直漕江西餉予糟蟹因爲賦之江西蔡帥定夫
復餉生蟹風味十倍曹丕再爲賦之

司徒道明來自洛師至止江渚逢一湖海之仙貌似乎

晉之解揚而其怒有赫骨像乎漢之彭越而其園中規獨愛其二執戈者前矣視其趾二四而有跂意以爲吳中介士郭先生也不知其姓則彭其字則蜺也亟携其手而上曰吾自渡江以來取友不少矣如孔之金如王之瓊吾皆得而友朋如魏之玉如庾之穀吾皆得而款曲夫子安在何相見之暮而不夙也於是齒牙嗜焉胸懷寄焉與之一飲一食而同醉焉夜半客起若有所刺者司徒腹心岑若有所祟者詰朝下逐客之令屏之陽

侯之遐裔焉他日以天子之命作牧於豫章幕府初開
遙見俊良望見一客又似乎彭越與解揚命典謁曰是
嘗崇我而幾我傷者矣予不汝殺世無黃祖其生致之
於是遡江而上之揚子揚子方晚飲聞其至捐而進之
曰吾有二友惟彼麴生與爾郭索老夫與之同死生不
減顏氏子之樂彼也日從予游爾也久於云邈何相忘
江湖莫我肯顧也何使我清風明月必思元度也爾之
德吾能言之洗手奉職德之上也就湯割烹德之次也

舖靈均之糟卧吏部之甕德斯爲下矣客於是涕唾流
沫圜視而顰謝曰士固有以厲亂真以遠間親聖而受
圍肖乎形也孝而投杼同乎名也僕之主公昔以彭爲
郭今以郭爲彭不遇蔡司徒幸遇揚子雲願借先生蒼
頡之篇與太玄後引之文詳註爾雅彭郭之異族庶解
嘲於司徒之門

蟹賦

明
鄭明選

粵惟旁蟹厥形瓌詭二螯如傲八足如跪牡曰狼螳牝

曰博帶孰辨其形緣臍員銳體外剛而內柔兮稟離德於南方心躁急而含毒兮足郭索而仄行負玄甲以自衛兮持雙鉞以爲兵流沫噴而濤沸兮明眸矗而星光旣隨潮而殼解兮亦應月而腹實其氣足以致鼠兮其性足以已漆若乃沮洳之場蛇鰕之窟或石竇豁豁或水穴汨汨乃就寂而馮閒託茲地以爲宅雖空洞之微細曠優游如廣室或寄蛭蠓之腹紛相代以求食或遊蟪蛄之殼伺開闔以出入惟秋冬之始交兮稻粱菀以

油油循修阡與廣陌兮未敢遽爲身謀各執穗以朝其
魁兮然後奔走於江流遂輸芒於海神兮若諸侯之宗
周於時也厥軀充盈厥味旨嘉乃有王孫公子豪俠之
家置酒華屋水陸交加薄膾鯉與魚鼈羞炙鴟與胎鰕
衆四顧而躊躇悵不飲而咨嗟有獻者緯蕭承流捕而
獻之賓客大笑樂不可支乃命和以紫蘇糝以山薑擣
以金甕沃以瑤漿於是奉玉盤而出中厨發皓手而剖
圜筐銀絲縷解紫液中藏膏含丹以若火肌散素以如

霜味窮鱸美臭極芬芳宜乎君謨誤而致疾畢卓持以
忘生者也爾乃種族不一則有擁劒撥掉蝤蛸龜鼈招
潮望潮蜉蝣蜉蝣沙狗蘆虎蝦江攤塗石蜣蛄撲黃甲
螭奴數九蟬蟻倚望蜉蝣班形稍異命名迥殊或乃長
亘數丈聲如巨斧馮陵揚波力能拒虎類赳赳之壯夫
擐介冑而奮武諒茲味之洵美非人力之可取若夫覽
山海於圖經閱王會於周書或身廣千里或殼大專車
仰夏后之遐蹤企成周之無虞哲王邈以幽遠情感慨

而愁予獨侘傺而太息忘好羞之足愉

蟾蜍賦

唐

闕名

觀夫天地之道轉萬物以自然鱗蟲之衆有蟾蜍而可
稱焉鳥吾知其擇木魚吾知其在水此皆嬰刀俎以生
患而我獨沈冥而得全爾其文章睨目鉤頭鰭腹本無
牙齒之用寧懼鷹鷂之逐或處于泉或漸于陸常不離
於跬步亦何擇於棲宿當夫流潦初溢陰霖未晴乘清
秋之涼夜散響耳之繁聲瀕洞雷殷混萬籟而爲一喧

鴈鼓怒怛異類以相驚既莫知其所止故乃時逢則鳴
觀其忘機似智稱善不伐進而無悔恥魚之曝鰓退亦
能謀笑龜之灼骨方將樂彼泥中與井底安能出夫河
長與海闊稱其異則畫地成川謂其神則登天入月豈
直窪坳之內而見其浮沒意茲蟾蜍匪陋攸居沼沚之
毛恣涵泳之無斃蘋藻之菜廉糗糧而有餘方其鳴孔
公若聞於鼓吹當其怒越子反駐乎乘輿彼龍蛇之蟄
也吾不知其所如

蛙樂賦

宋 楊 簡

至矣乎至矣乎音聲之妙有如此不可以言道不可以
意傳者乎靜夜兮寂然發機兮捷然有唱輒酬兮翕然
驟然千鼗競奏萬珠紛聯此斷兮彼續甲洪兮乙纖各
出其奇互發其妙離離然粲粲然若星辰之綴懸泠泠
然激激然若巖隈之溜澗下之泉又若急雨過瀟湘之
上織錦濯蜀江之芳鮮宮商迭播角羽相先律不知其
何律兮呂不知其何呂唯覩夫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

不謬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前如彼萬象森羅參錯畢見其瑩然之鑑澄然之淵至動矣而能靜至繁矣而不喧是音也可聞而不可聽可以默識而不可口宣孔聖遇之而忘齊國之肉味黃帝得之而大張於洞庭之原胡爲乎獨不見省於橫目之士至憎而不煩甚以爲冤冤矣乎冤矣乎俯不覩其爲地仰莫知其爲天雖百師曠何所措其耳雖千子期惡從探其源然則是其要妙終而不出其祕以啓後來之惓惓者乎西嶼楊子

於是爲之歌曰竹風之蕭然松月之炯然佐以絲桐之
灑然繼以是歌之油油然可謂昭然灼然

鳴蛙賦

有序

宋
張耒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聲鳴
不絕夜爲不能寢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
一丸蛙無類矣童子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爲賦示之

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比新霽夜
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於時蛙鳴若譟若啼若訴

若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噦而嘔若咽而
嗽瘖者之呼吃者之鬪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
鼓雜亂無節兮又似夫蠻歌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
困於泥潦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暵旣久得其所處
而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哇羣夜鳴君寢其聒考
之周官洒灰驅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語童子爾無
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羣
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

萬物一府誰好誰惡爾奚自私已厚蛙薄叅通彼已樂
我自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
童子記吾言歟前言未究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
遏爾觀夫春露初靄朝華始粲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
奏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爲娛及夫陽春旣徂
炎火將極惡草蕃遮淫潦潴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
梁號呼噫氣橫逸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
皆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旣降木實草衰飛

蠅聚蝨孽無所施於是此蛙斂吻收足趺然土中一聲
不出黨散巢破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與衰迭來子姑忍
之奚以殺爲哉

鳴蛙賦

明
顧璘

嗟余病之眩瞶闐虛館而澄神何汙池之湫隘聚羣蛙
以爲鄰遭暑雨之淫潏鳴聲沸其聒人增余懷之煩瞽
竟長夜而達晨嘗觀夫蛙之爲狀也蠕動沮澤化始科
斗匪鱗匪介形質甚陋修脰何趨怒目何詬囊氣於腹

鼓聲於口呱呱閣閣不中音奏羣喧衆噪不辨誰某幽
人掩耳羈旅疾首矧予卧病無所避走將垂餌以斃之
又不足以充君豆少焉陰曠旣澄皎日初出鳥鳴嚶嚶
蛙聲盡息予乃策杖臨水倚嘉木而歎曰吁嗟萬物隨
氣陶鎔音量異度莫可齊同乾鵠何吉鵠梟何凶鳴鴈
何拙鸚鵡何工故唐虞受禪舜禹雍和湯武放伐伊呂
攫拏七雄虎鬪頗牧橫戈稷下濫說百氏諠譁大化幹
以軒輊雖天地其奈何星何塞而滅景雷何侈而轟車

彼衆籟之噉嘯一唯噫氣之所加萬化誠莫逃於天倪
吾又何怪乎鳴蛙

夢蛙賦

明
楊廉

楊子所居一齋環以迴塘羣蛙輻湊聒不可當因誚讓
之曰雞鳴司晨犬吠司夜蟋蟀促織於三秋布穀催耕
於首夏靈鵲先知而報喜鸚鵡能言而可詫彼皆有益
於世間非若爾之取鬧而好罵今而後亂吾擊節之豪
吟雜吾對牀之清話吾定布洒灰之法族誅爾而不赦

也須臾就睡夢一綠衣銃首皤腹跳梁而趨問其姓名
荅曰世居婁國僻處寧淖在晉有官私之分在齊有鼓
吹之號予實苗裔非敢濫冒聞先生之督責特進謁以
相告夫張載驢鳴孔伋鳶飛二公獨識默契天機先生
讀書萬卷古人爲師溯橫渠之波瀾窺子思之藩籬顧
不察予之中情反猜恨而見疑則世無望乎我知矣况
天下之爲蛙鳴者豈特止於如斯而已哉老聃蛙鳴道
德剽竊達磨蛙鳴心性寂滅子雲蛙鳴太玄徒設福時

蛙鳴乃溷中說漢儒蛙鳴六經幾絕齊梁蛙鳴文氣分裂是數鳴之爲害諒亦先生之能別胡乃不彼之闢而惟予也屑屑正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言訖閣閣而去楊子寤而追之惟見四浸波光一天風露

石蛙賦

有序

梁江淹

海人有食石蛙一名紫薑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異者戲書爲短賦

我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旣鑪天而銅物亦喻化

而染靈比文豹而無恤方珠蛤而自寧冀湖濤之蔽迹
願洲渚以淪形故其所巡左委羽右窮髮日照水而東
昇山出波而隱沒光避伏而不耀智埋冥而難發何弱
命之不禁遂永至於天閼已矣哉請去海人之仄陋充
公子之嘉客儻委身於玉盤從風雨而可惜

石蛙賦

有序

明

楊慎

石蛙海錯也荀子書名紫蛙郭璞賦註曰石蛙今方言
爲龜脚本草謂之決明此蟲也而類草每春則生華一

名紫鼉字亦從草謝客詩所稱紫鼉曄春流也江淹有
賦未盡體物故爲重構傳諸博物云

江之腴石之華南溟育東海家曄流吐葉應節揚葩水
妃纓佩淵客簪查珠蛤胎月錦鮪孕霞孰與紫鼉名品
駢嘉誰抽鼉仙之藻以泳龍伯之涯

水母目鰕賦

以有相須而
後濟者爲韻

唐
揚 濤

物有相感動無不濟嗟水母之不明假鰕目以能睨因
依倚以自警當行止而有制荷茲盼睽非惟一目之所

加遊彼波瀾固亦兩心之潛契生雖異稟趣則同塗記
清明之餘照遵茫昧之微軀誠有利於攸往胡可去其
斯須惟暗是投惟明是假彼動容而有類此轉盼而奚
舍乍若蒙駒之未視從彼母兮又似瞽者之將行待彼
相者備察察於清臚之際共悠悠於碧波之下俾其誠
以明之是同我之身也斯則目非獨見用必更相形質
既資於自晦視瞻每比於偷光分水類之餘晴每能瞿
瞿遊泉室而有路曾不俚俚雖則視之不見終似闇然

而章豈不以水母爲名鰕居其首委雙眸而不怯當四望之能久處浩浩之無際瞻之在前俾冥冥之有知不曰我後由是審利害之所宜俾出處之從時合之則昭然發蒙固無隱也離之則寂爾無睹豈不默而旣精誠之是達在終始以相持我無爾虞旣司明以不替爾爲我目其在暗而無疑則知明不自守昧者爲偶物有察而應心功有踰於假手是同久要之道曾不我欺每思一盼之恩慙非已有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三十七